

蘇祠

诗歌·欣赏

故乡鸟

□方华

一只小鸟
在三月的巷弄写着五言七律
在四月的阡陌上仄仄平平
它乘着一缕和风或细雨
栖落
在我心田

它唱着一曲小调
在云深处的石径上蹦蹦跳跳
它轻言软语
和着一支柴樯啾啾呀乃
它在一树桃花的枝头 啾啾
将我呼叫

它媚眼斜睨
顾盼间有着初恋的娇羞
它在细雨浸润的小巷里假
装与我邂逅
用潺潺的细语笑问
君可记否

哦 小鸟小鸟
你就是外婆桥边老柳上的
那只黄鹂
在芳草萋萋的小溪边
我一次次地叫你
故乡春

前行的新路

□熊建军

蛇行
杂草沿途奔波
遭遇风暴
举步维艰

拾一些残景
穿越寂寥
延伸至生命的远方

鞋已破烂不堪
如果有雪覆盖
就寻找鸟的飞翔

光阴里,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诗歌·行吟

山河故人(组诗一)

□唐毅

琼花草堂

半开的花掩映半开的门扉
竹影映衬的楹联
幽居其间:学问、苍生、功名……皆在目力
之内

在遥不可及的书页末端

泛黄的纸张有金玉之声
宝匣一把青锋剑按捺不住,在嗖嗖作响
草堂一向有大光明
从这里出发的文字,都有一个好前程

酒谑

堪堪可以为友的
一见如故。如我临近的一脉高山
一段流水。如沉默的石国栏
长江紧赶慢赶,刚好落入不曾预设的镜头

去秋的那个午后
听你讲天梯上的爱情,如是时乱云飞渡
天真与率性抑或诗国之所必备
酒却是可有可无的。请谨遵医嘱

捉月记

醉酒不是理由。也非动因
潮汐拍打着银色的沙滩
那晚我前去捉月
就想让她看看,最华美的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趟着露水进到山中
月亮亦爬上树梢
仿佛用一根竹竿便可以戳得
她望向那里,直说像是真的能够捉住呢

山河故人

江山以外还是江山
上善若水。从高处到低处,又从低处到高处
故人们在辞章中
时间不能淡漠,见字如面的真切

遣我以蒹葭、白露、杨柳、雨雪
我们之所以耽于今天
皆因过去太遥远
未来太漫长。无非有一些事物恰巧被撞见



绽放。 雷同 摄

岁月·记忆

□王建国

冬天的下半夜,父亲摸黑收拾起一背
篋脚板苕,亮一捆火把便出门。
火把用十多根干的白夹竹扎成,捆扎
得很紧,耐燃。

父亲执着火把,我跟在后边。火苗一
口口吞噬着夜色,又吐出来一串串浓烟,把
夜染得更黑。

快拢大响坡时,父亲把火把舞得愈加
争先恐后地熊熊燃烧,并急促吼着“快
喇,快喇。”我拼上小跑才跟上。翻过大响
坡,天色放亮了,火把也快烤着虎口。父亲
随手丢它在路边,几脚踩熄火苗。地上的一
篷枯草想借机也火一把,但未能遂愿。这
捆火把不长也不短,火苗不旺也不文,恰
好照送我和父亲走完九里多的山路。

下山的路好走,父亲却放缓了脚步。

“听说,大响坡有抢人的棒客,你害怕
不哇?”父亲问。

“怪不得要走那么快哦,我撵也撵不
上,你也害怕呀?”

“有了你,我就不怕了,你是男子汉
呀。”看来,父亲叫上我,纯属是陪他说话、
壮胆,但我这六七岁的娃娃又抵啥事呢。
我没见过棒客是啥样,听奶奶说他们就躲
在路口的草丛中,涂一脸的锅烟灰,揣着亮
晃晃的“手叉子”(匕首),有钱抢钱,没钱
取命,怪吓人的。

跳下渡船,爬上田坎,远远地传来几声
汽车喇叭声。

出车站,过桥,再穿过一条深巷便到了
华兴街农贸市场。父亲以前在这里卖过东

□管洪芬

网上买了几斤红薯,每天切一个,电
饭锅煮饭的时候,赶在米汤收干前赶紧
放入,等饭熟了,红薯也便熟了。我一直
坚持这样好多天,却是那么一天,因琐事
烦扰,红薯放晚了,于是可想而知,饭熟
了,红薯却没熟。抱着好歹挽救一下的
想法,我选择了重按煮饭键。

只是期待能把红薯煮熟,却没料到,
重煮十几分钟后,打开锅盖,不止红薯变
得黄软香甜,锅底居然还起了一层薄薄
的锅巴,用饭铲轻轻铲一下,连着片地散
发出特有的香气,再咬上一口,脆脆的,
别有一番风味。心莫名惊喜,甚至惊呼:
天,多久没看到锅巴了。

不由便想起很多关于锅巴的往事
来。记忆里,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是用铁
锅做饭,刚巧父亲又喜欢吃锅巴,于是母
亲每次做饭总要掂量着,既要做到饭不
焦,又要让锅底起一层薄薄的锅巴。那

□王国梁

那天晚上,一家人正在看电视,老爸
突然大声说:“哎呀,今天你李叔的孙子
结婚,我忘了去喝喜酒!电视上演喝喜
酒的事我才想起来。咱家有啥事你李叔
必到,他家的大喜事我却给忘了,真是
越来越糊涂了。”

老爸的确是越来越健忘,忘记喝药、
拿钥匙之类的事,几乎每天都发生,如
今连大事都容易忘了。老爸忧心地说:
“听说爱忘事容易得老年痴呆,这样下
去可不行,我得想法子治我的健忘症。”

看老爸一脸忧虑,我安慰他说:“爸,
李叔家的喜事忘了可以弥补,你也确实
该把健忘当回事了,以后呢,我帮你治
健忘!”老爸欣喜地抬起头说:“好!”

我给老爸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可以
随身装在口袋里。我在小本子的扉页上
写上几个醒目的大字:“不忘事,脑子
好;活到老,清醒到老”。我让老爸把
每天要做的事都记在本子上,多看几遍,
自然就不会忘。

学父亲卖脚板苕

西,地熟,分分钟便挤占到一处摊位。
卸下满满的一背篋,解开蒙在背篋口的
塑料布,熟稔摆弄,肥大的脚板苕便
趴在面上,当起了招揽买主的“苕模”。
这一招够灵,一下便招来几个买主。买
主尖起细长的手指捻住苕藤,把苕身旋
转着看,那认真劲儿倒像在打量一只猪
蹄的肥美。

“怕是化肥催出来的吧?长得比人的
脚板还粗。”买主问。

“化肥就投价了,用的油枯。”父亲抓
起一柄苕,用长而利的指甲抠去泥巴,
露出一块苕皮,“看嘛,黑壳壳皮子,油
枯色。”

“让五分钱嘛,自产自销的,又不投
成本。再说了,抹这么厚的泥巴,我拿回
去洗干净都不止五分钱的水费哩。”一
个买主边说边去抠苕身上的泥巴。

“要不得,要不得,”父亲一把拽过
苕,说道,“你们都是领工资的,早涝保
收,五分钱还跟我讲。我天没亮就走山
路来,还没啃过一块馍哩。”

“抠搜。”买主拍拍手上的泥土,转
身离去。

父亲为了五分钱,竟放脱了好几个
买主。穿在“苕模”身上的泥巴慢慢
缩水、脱落,卖相和斤两都大打折扣。
买主的一句“抠搜”更是羞得我不好
意思站在父亲身边。我悄悄踱到一边,
站在一个中年眼镜旁,看他把画板端在
膝盖上写生。刚画出一张脸,我便从那
撮山羊胡子,对号上了昏晃里卖鱼的
老头。被画的那老头根本没当回事儿,
只顾手上的活,也不在乎画得像不像。

耳边被嗡嗡的噪音包围,仔细辨听,

藏在锅巴里的幸福往事

时候,父亲在附近工厂上班,中午回
来吃饭的时候,一进家门,时常说的是:
“嗯,闻起来今天的饭火候不错。”父
亲说的“火候不错”自然是指“饭不
焦,又恰好有锅巴”的最好状态。我们
便笑。应该就是那时候受了父亲的感
染,看父亲盛完饭总要再起底一块锅巴
放在饭上,我和哥哥便也依葫芦画瓢。
父亲和母亲倒也不阻拦,因为在他们心
里,只要牙口好,嚼一嚼香脆又热乎
的锅巴,那种享受,是特别让人有感觉
的一种美好。

这种美好在我们家一持续就好多年,
后来我去外地上学,每天在食堂里吃
饭,食堂里都是蒸的饭,自然地,锅巴
离我的世界就一下子远了。但好在,偶
尔回家还能吃到。但有时候我也不解,
因为那时候我家已经有了电饭锅,明明
可以省时省力了,母亲却基本不用,依
然选择在大铁锅里做饭。有一次问,母
亲问我:这还用问,你喜欢吃,我得护着
你的小喜好。

帮老爸治健忘

这样做的效果很不错,一周后,老爸
乐呵呵地对我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话说得真对!自从我在本子上记事之
后,一件事都没忘过。”我说:“爸,这
样养成习惯以后,你每天都会把自己要
做的事梳理几遍,就不会再忘事了。”老
爸点头称是。

帮老爸治健忘,治标还要治本。我
对老爸说:“人老了为啥容易忘事,就
是因为缺乏用脑。你现在不像年轻时
做那么多事,考虑那么多问题,脑子不
用了就会退化。所以要治健忘,应该
让脑子动起来。”老爸很认同我的说
法:“对,我现在只顾玩儿,脑子用得
太少了。”

老爸年轻时爱下棋,后来因为忙着
生计慢慢丢了这个爱好。我让老爸重
拾爱好,他笑笑说:“我的水平也不怎
么样,在哪儿找人跟我下棋啊!”我
说:“正好我有个同事的父亲刚搬到
城里,他整天也没事干,你去找他下
棋吧。听同事说他爸的水平也就是‘
幼儿园’阶段,你们俩正好‘棋逢对
手’。”老爸哈哈大笑答应了。

很快,老爸就跟同事的父亲联系上

了。这是买主与卖主的讨价声和他人的闲谈
声。有些卖主很快就卖完货,蘸着口水
数着钱离去。也有像父亲那般的人,
木讷地守着货,眼巴巴地送走一个又
一个买主,又眼巴巴地盼来一个又一
个买主,空着的两手多余得不知怎么
搁,揣着、背着、捏着、掖着都不
自在。原来,卖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活,在没成之前,买主和卖家间很
难有笑谈。成了之后,热络得如同他
乡遇老友。买卖就像一场戏,买主和
顾客都是演员。

不长的时间里,我多次偷看父亲,终
于把他给认准了。别看他身板要宽出
常人半号,也高出一个头,但胆子小得
很。不就过大响坡吗?又不是上刀山、
下火海。棒客?好早的事儿喽。再
说那背篋摆了大半天的脚板苕吧,不
就爬在屋后那几丛藤下结的吗,野生
的也难说。我是没看过父亲去浇过
粪。油枯又是啥?让给买主几毛钱
又折了好多呢?太抠门,太小气,太
没面子了。

日子过去了几十年……

父亲吃八十岁的饭了,有些耳背。
有天,我有心跟他说起华兴街卖脚
板苕的事。父亲说他到华兴街赶场很
多次,每年都有卖脚板苕。显然,父
亲已辨不清楚我说的是哪一次了。我
想接着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想说些什么呢?

“老爸,我已是步入知天命的小老
头了,没有过大富大贵,日子倒也过
得平平顺顺,一觉睡到自然醒。晓得
是啥原因不?那年冬天,我陪你翻
大响坡去华兴街卖脚板苕,跟你学会
了胆小和抠门。”

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渐渐远离和
怀念的过程。从学校毕业后,先是工
作餐,又到结婚自己做饭,我越来越
少有机会再吃到锅巴,特别是渐渐地
父母年岁大了,用灶台煮饭开始不
方便,便改用了电饭锅。有一次和母
亲不知说什么,不知不觉就说起
了锅巴。母亲笑我,你还馋这些呢?
我点头,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
只是随口一句话,以后再回家,母
亲总在我们回去的那天依然用大铁
锅煮饭。偶尔,母亲还会把剩下的
锅巴,用油炸了,制作成零食给我们
吃。

母亲去世后,父亲也保留了母亲的
这个习惯,平日常用电饭锅煮饭,一
旦我们回去,做饭必用大铁锅。父
亲年纪大了,牙松动了,嚼不动锅
巴了,但每次看着我们吃,父亲总会
笑,然后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是
多喜欢锅巴,进而回忆起母亲的种
种……

而此时因为吃着锅巴想着往事,心
不由幸福又酸涩。

两个人一起下棋,不仅锻炼了大脑,
还成了好朋友。两位老人性格相投,
经历相似,有聊不完的话,这算是
帮老爸治健忘的意外收获吧!

我订了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都很
适合老爸看。我对他说:“爸,你的
眼睛这么好,读书看报完全没问题,
以后有时间你多看看报纸杂志吧。
然后我再给你个任务,你看的时候
有意识记里面的内容,我回家后你
讲给我听,这样锻炼大脑。行吗?”
老爸回答“没问题。”

后来的日子,老爸每天都会看会儿
报纸杂志。晚上我回到家,陪他一
起聊天。他给我讲起了看过的内容,
谈《环球时报》上的国际形势,也
谈老年杂志上的养生知识。我们俩
聊天越来越多,感觉跟老爸的距离
也拉近了。帮老爸治健忘,我们俩
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也又算是一个
意外收获吧!

如今老爸很少忘事了,精神状态也
好了。他美滋滋地对我说:“我感
觉自己又年轻了几岁!”